

初秋的从容

胡明玉

白露时分，人走在路上，忽然觉得胳膊上有一丝凉，像是空气忽然淡了。

夏热，如喧嚷集市的人声，敞亮直白。而初秋的热，像退潮的海，散席的宴，余温在，气势却没了。不必刻意去感受，它就在那里，淡淡的像泡了很久的茶，凉了，但还有一丝回甘。

窗外老槐树，盛夏时，浓绿得笨重。过几日再看，绿里透出些微的黄，不是枯黄，是嫩且羞怯的那种，像小姑娘初次搽的胭脂。风过枝丫，声也变了，那几日哗哗如潮，而今是沙沙的，像有人在远处翻一本很旧的书。

树比人聪明。它不急着变，也不急着不变，只是顺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。今天黄一点点，明天再黄一点点，你天天看着，看不出什么变化，可隔几天再看，已经不同了。人总想一夜之间改头换面，树却懂得，真正的变化从来都是悄悄的，像一个人慢慢放下心事，自己都未必察觉，等回过头去，才发现已经轻了许多。

我想起小时候，也是秋天，奶奶在院子里剥豆子。剥得缓慢，豆子落在碗里，叮咚有声。那时我不懂，为何她总是坐着，无言语。现在我知道，初秋的日子就是用来这样过的，不做什么，也不急着做什么。那种慢，不是懒散，是顺应时节的自在。急什么？该来的总会来，像那些豆子，剥完了，碗就满了。日子也是，缓缓地过，总会流到该去的地方。

初秋的天，一天比一天高。云薄了，白了，干净得像刚洗过的纱布。那蓝色是透明的，天在往后退，退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安安静静地看着人间。抬头望久了，会忽然觉得自己的心事也变轻了，好像那些纠结的东西，被风吹到了天上，散成了淡淡的云丝。

菜市场最先接到秋的消息。鲜花生已出售，还有那小青橘，酸得人皱眉头，可还是要买几枚回家，闻那清冽香气。我在挑橘子，摊主笑言：“酸着呢，过些天就甜了。”

过些天就甜了，我一顿，世人多盼当下即得甘甜，然造化偏不如此安排。酸有酸的妙，没有那段酸，甜就少了滋味。人生那些让人皱眉头的日子，大抵也如此，是甜的伏笔，是回甘里不可缺的一丝清冽。

夜凉了，窗外虫声换了腔调。夏天的蝉鸣是聒噪的、拼命的；初秋的虫声是细细的，断断续续。听起来，不觉得烦，反倒安心。蝉鸣整夏，竭尽全力。初秋就安静了。人亦如此，有些话要说，有些事要做，但不必都在一个时候做完。留点给秋天，留点给凉下来的日子。

初秋是温和的，是刚好的。它不争不催，只是悄悄来，在你生活里做一线改动：风凉了一点点，天亮得晚一点点，叶子也黄了一点点。“一点点”加起来，就是完整安静，值得驻足的时节。

我有感悟：人生最好的时候，并非浓烈之时。花将谢未谢，月欲圆未圆，热闹初歇，安静方萌，这中间的缝隙，才是最好的。初秋之所以好，因为它停在“刚要”和“还未”间。它让人有盼头，又不催促；让人有收获，又留些念想。

恰如此刻，窗外的天暗了，槐树影模糊，风从窗隙潜入，携一丝清凉，一丝甜。初秋之夜，像一件洗软的旧棉衣，柔软妥帖，处处都合适。我独坐此间，什么也不想说，只是淡淡地欢喜着。

那盏会呼吸的灯

焦安铭

十六岁那年初秋，我第一次挑着扁担穿过大花崖村东的白杨林。白杨森森，修竹青翠，风过林间沙沙作响，似有人低声絮语。扁担两头晃着铺盖卷和娘烙的地瓜干煎饼，吱呀声应和着林涛。我放轻脚步，屏住呼吸，生怕惊扰茂林深处焦氏始迁先祖的安眠。彼时状元坊尚未修建，那位祖籍西湖的一代文宗焦竑墓，也列于其间。

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，从秋实园西山到西湖中学，七八公里的土路，我走了整整三年。焦竑——西湖人的骄傲，仿佛那位明代状元离我们并不远，他的光还能照到后来的读书人身上。那条路早已被岁月抹平，却深深烙在记忆里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来处。

学校里印象最深的，是每晚跟汽灯较劲。汽灯下方是圆鼓鼓的煤油壶，上方套着纱罩。新纱罩是柔软的网布，一经灼烧便灰白脆硬，如倒扣的乒乓球。灌煤油、打气、拿纸祖籍西湖的一代文宗焦竑墓，也列于其间。学校里印象最深的，是每晚跟汽灯较劲。汽灯下方是圆鼓鼓的煤油壶，上方套着纱罩。新纱罩是柔软的网布，一经灼烧便灰白脆硬，如倒扣的乒乓球。灌煤油、打气、拿纸

就在这束光影下，蜡纸铺在钢板上，老师们的铁笔吱吱划动，煤油与油墨的气息弥漫教室。他们讲着未来的好

日子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——我们做手刻油印的试卷。汽灯嘶嘶，纸笔沙沙，是晚自习独有的伴奏。后来换上日光灯，光亮虽足，却没了烟火温度。那团会呼吸的光，始终铭刻在心底，风再大也不曾吹灭。

西湖中学那几年声名远扬，焦安石校长治下，中专录取率曾居全市第一，各地人家想方设法把孩子送来。宿舍是大通铺，三间屋连通，上铺一动草屑簌簌掉落，夜里老鼠窜出引众人哄闹。虱子更不必说，灯下用指甲挤，周末回家拿篦子梳头，纷纷掉落。彼时不觉凄苦，只当是寻常。

焦校长教几何，第一节课就镇住全班。他不用圆规，捏起粉笔随手一画，一个周正的圆跃然黑板，比用工具画得还要规整。满堂惊叹，他掸掸粉笔灰笑说：“省下圆规钱，可以多吃个馒头。”徒手画出各类几何图形，如同变戏法。地理孙老师同样不凡，讲中国地理，转身挥笔，寥寥数笔勾出雄鸡版图，鸡身、鸡尾分明，海南岛、台湾位

置准确，长江黄河顺势添上，教室掌声雷动。相和昌老师教语文，小平头，永远笑吟吟的。他上课只夹一本课本，他那时不懂事，以为他不太靠谱。有回去办公室送作业，偷偷翻他的课本——每一页都写满了！横批竖批，页眉页脚，密密麻麻的小字，有的地方字撇着字，快看不清原文了。我们这才知道，那本干净的书里装着多少东西。

后来我做了语文老师，三十多年才慢慢明白——那才是备课的真功夫，不是写在教案本上给人看的，是吃透了、嚼碎了、咽下去，化在自己身体里，上课时自然而然流出来，像泉水从石缝里渗出来。

后来相老师调走了。新来的李慎良老师其实也好，但我们心里装着相老师，课上没人搭腔，提问没人举手，甚至故意合上课本摆出不听的架势。消息传到相老师耳朵里，几天后他托人捎来一封信——十几张信纸，密密麻麻写满了。信上说，调走是工作需要，不是不要我们了；说新老师学问很好，要尊重他；说西湖中学的学生得有西湖中学的样子。他说，等你们出息了，就是给老师最好的交代。十几张纸，句句热，字字烫。下一节语文课，李老师走进来，全班齐刷刷站起来喊“老师好”，声音比哪回都大。李老师眼圈红了，翻开课本开始讲课。从那天起，没人再闹了。

那所公办西湖中学，老师们薪资微薄，伴着汽灯、油印试卷和简陋宿舍，托举着农家子弟走出山村，改写无数家庭的命运。汽灯早已远去，但那束跳动的光依旧留在我们身上。没有那段岁月，就没有后来的我。

我常常想，那盏灯一定也亮在许多人的夜里。又到教师节，心底那盏会呼吸的灯，更加亮了起来。

糜芒

靳小倡



穿行在画中，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景！可是很可惜的是，这种场景，今天的我们再也看不到了，因为粟的种植在今天已经大为减少。

粟与我们人类是

何等的相似？人有黑、白、黄、棕色人种之分，粟也分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诸色。我们称黑人、白人、黄种人，而粟按照色彩区分，红的叫糜，白的叫芒，是不是很有趣？人类分布在七大洲，粟也分布于中国、朝鲜、日本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阿拉伯、埃及、欧洲等不同的地方，糜、芒与粟家族的其它成员和睦相处，也组成了一个奇妙美丽的粟家族世界。

据说，粟是由野生狗尾草驯化而来的。那么，狗尾草也是粟的一种了，它和粟形态相似，染色体数也相同。不认识粟，狗尾巴草总认识吧？它可是粟的兄弟！看到狗尾巴草的种籽，不难想象粟的种子有多细小。虽然粟的果实细小，却是古人用以果腹的重要作物，备受古人喜爱。所以我们伟大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在赞美粮食作物时，是绝对不可能忽视粟的。



山山来了，消防科普“活”起来

□ 全媒体记者 田茹

记住。”

然而，谁能想到，这套屡获殊荣的漫画出自一位“非专业选手”之手。2013年，孙梦娜大学毕业后加入消防救援队伍，2018年开始尝试动漫科普。没有绘画专业背景，她就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绘画、钻研技巧、翻阅教程，常常熬夜通宵赶作品。7年间，她创作了60余个连载漫画和动画作品，将消防知识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呈现给大众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《山山来了》第一季获评全国优秀消防科普图书，并入选“山东省科普示范工程”项目；“山山”系列整体已斩获10余项省、国家级权威荣誉，从省级赛事一等奖到国家级平台认可，每一项奖项都是对其科普实力的有力见证。创作者孙梦娜也于2023年被中国消防协会评为第十三届“火凤凰杯”全国优秀消防科普工作者，并被认定为“山东省科普专家工作室”领衔专家，荣立三等功2次。

一本好书的能量，从来不囿于纸面。自2021年依托“山山”消防科普卡通IP形象启动创作以来，日照消防便以“让科普浸润全场景”为愿景，着力构建“核心内容+衍生载体+互动工具”的多维产品矩阵，推动消防知识从书本走向生活、从课堂走向社会。

截至目前，围绕该IP开展的专项科普与主题融合活动累计达400余场，深入社区、走进校园，直接触达群众超5.5万人次。“山山”系列产品以社区为基点凝聚人气，以学校为阵地播撒种子，以线上平台为桥梁扩大声量，实现了立体化科普效应，让安全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、融入日常点滴。

在此基础上，日照消防还进一步拓展产品边界，创作出“山山”主题文创产品，将安全提醒融入日常生活；推出“315消防打假实验室”、SVG互动游戏，让市民在模拟辨别消防产品真伪的过程中把知识转化为实

如今的教师节定在九月十日，仪式庄重，心意诚挚。很多人以为尊师过节是现代才有的习俗，其实不然。泱泱华夏，尊师重道本就是千年传承的古礼，古时候虽没有明文定名的教师节，却有着代代相传、岁岁践行的尊师时日与礼数。古人敬师，从不是一时的形式，而是融入岁时节令、根植人心的传统，岁岁年年，不曾断绝。

古人最早的尊师仪轨，藏在入学的初见礼数里。《礼记·学记》记载，古时学子入学之初，必会行祭菜之礼，以芹、藻之类的清浅蔬果祭拜先圣、敬奉师长。不贵重厚礼，只取草木清幽之意，象征求学之心纯粹赤诚，也暗含勤勉好学、虚心求教的期许。这份朴素的敬意，翻开了古人求学的序章，也奠定了华夏尊师的底色。从春秋私塾到汉唐官学，学子拜师必先行礼，尊师之道，自入学之日便深入人心。

如果说古代最隆重、最贴合教师节意蕴的日子，当属孔子诞辰。自汉代起，世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，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，各地都会举行祭孔大典。朝堂之上，帝王亲率百官祭拜孔庙，礼遇天下儒生名师，设宴论学，褒奖从教之人；民间学堂、乡间私塾也会纷纷效仿，停课休憩，学子焚香行礼，感念师恩。这一天，不分官学私塾，举国上下皆崇学敬师，礼数周全、氛围庄重，算得上古代最为正统的尊师佳节。

民间流传最广、最为日常的尊师习俗，便是古时盛行的“三节两寿”。所谓三节，指春节、端午、中秋三大传统佳节；两寿，是孔子诞辰与私塾先生的生辰。在物资并不丰裕的古代，寻常人家生活简朴，学子不会馈赠贵重礼物，多是自家制作的吃食、亲手书写的笺纸，或是些许时令土产，心意纯粹，朴实动人。教书先生辛苦一年，在这些日子里收获学子的敬重与家长的谢意，清贫的教书岁月，也多了几分温暖与慰藉。

古时乡间，还有一处少有人知的尊师传统，便是重阳尊师。多地古籍县志均有记载，重阳登高之日，乡间学堂会特意放假，学子登门拜望先生，送上重阳糕、菊花茶等时令好物。古人取“登高望远、学业精进”的寓意，借重阳佳节致敬师长。没有繁复的仪轨，只有朴素的问候，岁岁重阳，年年敬师，让秋日的佳节，多了一重崇文重教的温情。

古人的尊师，从来不止于节日的礼敬，更藏在日常的一言一行里。先秦《弟子职》堪称最早的学子守则，明文规范学子言行：课堂有疑，需拱手请教；路遇师长，需侧身礼让；日常侍奉，恭敬有节；民间塾师大多清贫，守着一方讲台教书育人，不求名利、默默耕耘。学子感念师恩，或晨昏侍学、勤勉苦读，不负教诲；或学成之后，传道授业、薪火相传，以毕生所学回馈师恩、回馈世道。

对比当下，现代教师节仪式规整、温情浓厚，而古代的尊师佳节，胜在质朴纯粹、源远流长。没有统一的日期定名，却有着全民践行的共识；没有精致的节日排场，却有着发自内心的虔诚敬重。历朝历代，无论盛世乱世，崇文重教、尊师守礼的传统从未中断。正是这份代代延续的坚守，让文脉得以传承，让学问得以接续，让无数寒门学子得以借师引路、逐光前行。

岁月流转，古今更迭。节日的形式不断变迁，礼敬的初心从未改变。从古时祭菜敬师、三节贺师、重阳拜师，到如今岁岁如期的教师节，改变的是仪式与称谓，不变的是华夏儿女尊师重道的赤诚本心。师者传道，文脉永续；心存敬师，方得致远。这跨越千年的尊师风，浸润岁月、滋养人心，在时光长河里生生不息，代代相传。

